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齊文紀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北齊文紀　　總集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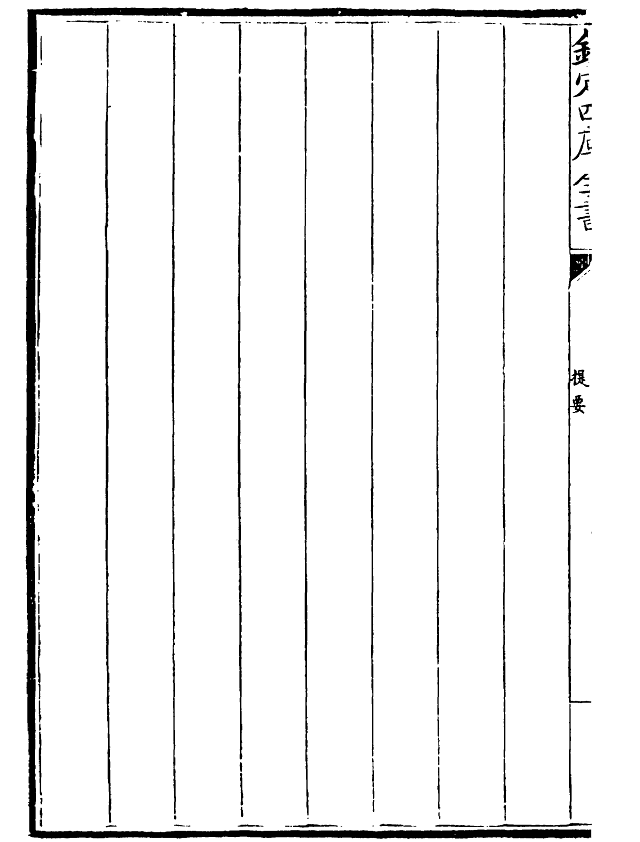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北齊文紀三卷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采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蓋流傳本少蒐輯為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

編溢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即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卲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寔亦未睹其安又顔氏家訓各自為書史志相沿著録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録其序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録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疎漏歟考崇禎戊寅

周鐮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没後所刻葢中多草剏之稿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刋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齊文紀序

周子放居讀史三茅友人梅朗三氏寓書曰先王父禹金先生文紀子甞有意焉比徼天幸葡余賡之先生尹予邑而辱嘉惠也自晉之東洎虖南北胥壽棗梨誠盛典矣北齊後周適先告竣子曷序諸周子曰夫文自當塗而後南北攸分厥體屢遷風尚遞變大率江左宮商發越貴虖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虖氣質氣質勝理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麗者宜于

諷詠此其得失之槩也元氏失馭高齊宇文東西稱霸干戈日尋觚翰不給要其文苑可得而言蓋伯仲之間爾夫齊之才儁貽自魏朝周之名夙半皆梁寳邢魏譽重艷艷互師昉約王庾藻絶關中遂變周制雖地屬中土而文競南音斯剿江左之風漸被河朔質不勝文樸散為器何所當大雅而互相短長哉兩朝之文既後蕭統英華諸書而外散佚孔多先生裒次成書凡若干卷斯已勤矣其間明經術陳治紀以逮天文地志人事物

訓美惡具錄殘缺兼采匪直文辭之津輿而已盖亦經世典詞者所當覽誦焉余因是而慨斯文顯晦之數矣昔子長史記歷元成而始重揚雲太玄識者謂四百年後其興矣張陸既出玄遂大行豈非時為之耶先生歷代文紀篋藏廿餘年張陸之契適在余侯較之揚馬不先時而厚幸哉余侯經術飾治甫及下車首揚先哲表遺文禮名士弦誦日作聲蒸蒸起江以南單父淩儀以是知其選已徃子過朗三之廬習其曾王父宛谿大夫

嘉靖中為給諫有直聲忤相嵩出守紹興私淑文成用理學顯然則先生淵源所繇來遠矣予游朗三父子兄弟間斌斌質有其文朗三績學工古有當世志嘗語予願假二紀更端唐宋以續先生之遺予壯其志數從臾之嗟虖天壤閒所稱不朽唯是名節文章而已士有一不出此雖冠剡剡衣襜襜吾懼其立而腐諸余俟博物大雅君子也庶其不河漢虖余言于是乎書崇禎戊寅秋分日華陽周鑣序

北齊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編

神武帝高歡

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仕魏封渤海郡王為安州刺史起兵討爾朱氏立孝武帝脩自為大丞相脩奔長安依宇文泰廼入洛陽立清河王子善見是為東魏及子洋篡位追崇獻武帝廟曰太祖後主初改號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上魏節閔帝出師表

神武初歸爾朱榮每參軍謀為親信都督時魏明帝欲除鄭儼等使榮舉兵入洛以神武為前鋒帝暴崩乃立孝莊帝攸榮暴肆為攸所誅從子兆自晉陽入洛執攸殺之及節閔帝立改元普泰榮從弟世隆輔政封神武為渤海王

徵使入覲神武遂起義師于信陽抗表罪狀爾朱氏復立章武王子朗爲帝進討兆世隆

及其黨盡誅之凶蠹既除朝廷處

悅因廢節閔及朗而立孝武帝脩

臣其言故天柱大將軍榮援立聖明中興寶歴而屠戮衣冠升降自己其勲雖大厥咎亦深以過比功則功不補過永安之末國祀權移疑貳已彰遂加大戮君猶天也理絶讎怨而世隆等鴆集犬羊傾覆京邑大行幽執酷害賊首且自立六王擅相署置或權重上將或官兼宰相輔淫貪亂肆行兇慝賣官鬻獄專貨求財政令無

恒朝改暮易雖復南山之竹豈可盡言陛下龍德光天翻飛紫極斯乃宗廟之威靈億兆之念望而世隆等阻衆安忍自以為功帶甲勒兵唐突宮省篡逆之漸昭然有徵臣本無勲庸濫叨非據位班台鉉爵等藩王質薄任隆憂深責重常恐顛沛負之無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微臣宿志況擁百萬之師罄四海之鋭而坐觀成敗不恤國家之難哉方將揔馭大軍弔民伐罪其指麾形勢備在檄書若世隆等退出藩維奉辭廷闕

臣便按甲休兵一無所預事寧之後泥首歸愆矯命專征分甘鈇鉞若囙執逆謀敢拒義師者當戮其妻孥罪延三族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照臣丹款大勲克舉拜手有期心馳象闕載懷罔極（文苑英華光一作先）

上魏孝武帝表（帝以斛斯椿等搆神武部署將帥將討之假稱南伐密書與神武神武表上帝知神武覺其謀欲止諸軍神武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欵屢啟不答神武遂舉兵犯洛帝奔長安乃立清河王子善見是為孝靜帝）

荆州綰接蠻右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

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又自理表

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

與魏彭城王韶書 韶字世胄襲祖勰封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降爵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韶拜定州業為典籤長史性廉謹尋出外行縣事高祖書責韶

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北齊書北史作何乃令出外 也

遺侯淵書 淵神武尖山人尒朱見殺

淵仕魏定州刺史隨尒朱兆拒高祖兆敗從高祖破尒朱氏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遣使通誠於高祖汝陽王暹既除齊州淵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高祖又遺書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

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民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 魏書

賜盧勇書 勇字季禮范陽涿人

勇東魏元象中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欲求入朝

高祖賜勇書

吾委卿揚州惟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欲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與鄴下諸貴書

崔暹字李倫博陵高平人魏武定初為御史中尉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書與鄴下諸貴

暹入齊歷右僕射

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從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並北齊書

招王思政書

東魏丞相歡擊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思政復書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遂解圍去是年十一月以可朱渾

道元為并州刺史 道元名元遵東人為魏渭州刺史歸齊歷位太師

若降當授以并州

王思政復書

字思政太原祁人魏大將軍拒齊文襄敗歸齊為都官尚書

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 資治通鑑

敕子澄書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常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進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

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斧牸牛犢犢在道死唯斧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澄駐馬行街出予如脫其鎖削官爵

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北史　通鑑司馬令吾之故舊

文襄帝高澄字子惠神武長子齊受禪為大丞相為奴蘭京所殺追尊文襄皇帝廟曰世宗

密與高隆之書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攺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資治通鑑

與侯景書

景初為北鎮戍兵事爾朱榮以戰功擢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神武帝為魏相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神武仍為所用馭軍嚴整所向多捷摠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為司徒南道行臺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景我死後必不為汝用為書召景景懼及禍舉河南附梁神武薨文襄遣慕容紹宗圍景于長社景復請西魏為援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為己患乃以書喻景景答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於熊掌夫然

者舉不違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繾綣襟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立生非無恩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食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

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强蔭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黒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覩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異端之說遂

懐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並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必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茍存晷漏追慕永逺五内崩裂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思効力命卒成功業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威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

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
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人負我不
使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門使有改迷之路今誠刷心蕩
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𨍏弓
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所部文武並不追
攝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喪功名兾有知幾之心當為
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韋法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
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刺之想有餘力若能擒翦肆諸

市朝即加寵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共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賒緩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令君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為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為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垂髮戴

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為酸鼻見者相為寒心覆宗絶嗣自貽伊慼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成敗禍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崤中察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啟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聞房已還遂復停廢未

知遵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文苑英華梁書方作等進作失素分作縮語共相成立生非無恩作共相成生非無恩德食作室興作口虎作獸惑下有耳字並在作並付國威作國靈感恩作感德戮力作齊心斃作螢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作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使有作決改轅弓作垂槖以終身世作即使終君之世並作更相送作送相兄弟上有空使二字首足異處作足首異門同就作同之寒心下云刻伊骨肉能無愧也乃遺作方遺歸惡作歸西追悔作悔過之備作其備已還作已遠為實為虛作為虛為實北齊書眷為作待為壺飱作一飱幸以作常以欲將作欲將犬噬作反噬之迹作之路自陷作便陷求救作取救黑黍作字文異端作無端並在作悉在聊命偏師作聊遣偏裨長驅作席卷且命旋軍作且令還師寒飈作寒膠可蹈作

可赴之門作之塗當相投二句作即當投豫州必使終君身世孤單作孤单股掌作掌握若欲剌之作脫能剌之即加寵授作即相加授無慮作無患得地不能自守作得地不欲自守家為惡逆之黨作家有惡逆之禍歸惡作西歸此言作此語

侯景報文襄書

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文襄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彼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為事洩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

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餐王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為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閽寺肆詭

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誅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輒申鄙情而羣卒恃雄耿然不顧運戟摧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

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
呑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禄去公室相爲
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
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叅仲而褒季氏
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
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
强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尅終
自無後頳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

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若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丈麾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燕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皆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

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蕩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荊襄廣賴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

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于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

闕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所望良圖時惠報音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

梁書鄉曲北齊書作鄉一二紀作一紀光榮作榮華桴鼓作鼓桴孽幸擅威權四句作辟幸弄權心腹離貳廻師作廻歸未達作未遣不送作不遠蕉申作冀申羣卒作羣帥不顧作弗顧築圍作掘圍三板僅存作堇存三板晷刻作漏刻送地拘秦一段作云拘秦逆地豈樂為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為盜作之盜相為作抑謂祈恩作拜恩賜示作賜嗤襃作哀何以取訓作將何以訓危如作身危如爽機

作氛祲吳楚剽勁作吳越悍勁稱彊作稱雄至此作太甚則王作則彊在時作在人神其庇也作神其吐耶勝作勢指期蕩滅作必欲相滅寒颸作寒膠若云二句作太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既作彼當南朝作江南恩賜作見援不一作非一二分作三分晉趙作趙晉交行作自行不動作不駕祖禰作父禰疆界作疆壘躬享作聽享民作人獲存作復存云作曰僕妻子悉拘司寇作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之作以此殺之作救之徒復作復加所傳作所說非謬作非虛知何作其何　景初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弑胡太后景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委以軍事　永熙魏孝武年號

與崔季舒書

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歷侍中開府加特進後主時被讒坐誅

魏孝靜帝好文學美容儀多力善射有孝文風文襄甚忌焉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

中書黄門侍郎令監祭動静小大皆令李舒知文襄與李舒書

凝入復何似凝勢小差未魏書 通鑑末云宜用心檢校

答李元忠書元忠趙郡柏人人仕魏為太常卿入齊領衛尉卿

元忠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嘗貢世宗蒲菊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

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潘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咏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萄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

降劉禕書

禕字彥英彭城人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奬秩滿竟歸鄉里

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並北齊書

判宋遊道

遊道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遊道與道習有舊究之文襄怒杖而判之曰

遊道稟性獱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

中蘭景雲念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
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

文宣帝名洋字子進神武次子文襄被弒代爲丞相齊郡王篡東魏自立國號齊都鄴在位十年廟曰顯祖

即位告天文魏收撰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典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

去之世道横流蒼生塗炭頼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絶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勲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陵海外窮髮懐音西冠納欵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于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于臣譔夫四海至公天下為一揔民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啟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于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

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于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顔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于無窮之祚

天保元年大赦詔 藝文作邢邵為受禪登極赦詔多齊書六句

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

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大褰王
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
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歷數爰念褰
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
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于民上如涉深水有昧終
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升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
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旼號庸可

庶幾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代藝文作化之化作之心天人作天地虛作寡則存作若存爰念作念在瑞作祥克作光誠烈作誠節共斯休祉作共茲休慶）

崇儉詔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刑出為奇後以過前為麗上下

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獘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復渤海四郡詔　元年

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指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

祭慰故太傅孫騰等詔

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賛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奏聞文啟詔

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為奏聞

出魏御府珍綵詔

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有懐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畜積命宜悉出送内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修立黌序詔

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賞直言詔

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

又詔

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

恷錄文籍詔 元年七月

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

定麟趾格詔元年七月

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更加論究北史作更論討新令

發遣梁民詔

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遏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于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

併省州郡詔天保七年

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函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

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于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躔于天次王公國于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頽彛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跡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

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
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録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
弊殊久既乖為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
刪改朕寅膺寶歷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
鎮躁歸靜反澆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
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為最而丁
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
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

之所僑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責實事歸烏有今所并省一依別制

祀禮詔 天保七年 北史八年八月

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禜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贈陳元康詔 元康歷事神武文襄並見任待文襄將受禪爲膳奴蘭京所殺時元

康在坐以身扞蔽被刺傷卒
明年文宣即位詔追贈之
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
政彌綸霸道草昧召陵之謀翼賛河陽之會運籌定策
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
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
未融山隤奄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
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
追封武邑縣一千户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

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

王昕削爵詔丈宣䟦作昕拜七兵尚書封宜君縣男帝以昕疏誕非濟世才又有

讒昕每嗟水運不應

遂絶乃下詔徙幽州

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啟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由到此誠宜清心勵己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弦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偽賞賔𨙸之味好詠輕薄之

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北史

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冠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

鯁髮如開權立丈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為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為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恤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于彼國便詔上黨王渙摠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寃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乗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

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且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梁書

與崔暹書 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歷右僕射

暹遷太常卿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帝崩遂寢至是羣臣宴于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于坐上親作書與暹乃以公主降暹子達拏　達拏少歷職司農入周謀反伏誅

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欽

待勝朕諸姊思成大兄宿志北齊書
孝昭帝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初封常山王廢太宣子殷自立在位二年墜馬死廟曰肅
宗
封先代後詔皇建元年
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漢魏二晉北史作兩漢魏晉

詔王晞後晞見

帝初封常山王為丞相輔政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勸王自立戡作詔晞

何為自同外容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並北齊書　北史晞因奏事罷帝從容曰云云不言

是詔

敕崔瞻後瞻見

孝昭踐阼太子就傅𤣥崇除瞻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之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

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 北史

遺詔 皇建二年

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與長廣王湛書

孝昭臨終詔追長廣王湛入纂大統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又書

孝昭第二子百年立為皇太子臨崩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云太寧中百年封樂陵王河清二年白虹圍日赤星見遂以事殺百年厭之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並北齊書

武成帝名湛神武第九子在位五年禪位太子緯廟曰世祖

輕罰詔 武成于刑律思存輕典太寧元年乃下詔　隋書

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

敕馮翊王潤 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

潤為定州刺史習於吏職開府王廻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占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

敕於是廻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横相間搆曲生眉目

與河南王孝瑜手勑孝瑜字正徳文襄長子為武成所酖死

孝瑜養于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勑與之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

勑和士開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封淮陽王除尚書令為瑯邪王儼所誅

士開以輕巧便僻為武成所親寵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除侍中加開府遭母憂帝手敕慰諭之

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並北齊書

後主名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在位十二年為周人所執見殺

與任城王湝書

周伐齊後主敗奔鄴憲進赴鄴城湝與廣寧王孝珩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執湝間諜二人放還乃與湝書湝戰敗被擒

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周書

北齊元會詔書北齊元會日侍中慰勞郡國吏又頒五條詔書寫以牘版宣示使歸告刺史

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混淆紀綱不設所宜

糺劾 杜氏通典

任城王湝 神武第十子齊歿入周同後主並見殺

與尚書令楊遵彥論李德林書

天保中湝為定州刺史召德林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于是舉秀才入鄴因遺遵彥書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於經國大體是賈生鼂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

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隋書

安德王延宗 文襄第五子

即位詔 周攻齊後主奔鄴以延宗為并州刺史在并將帥請即帝位

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于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

令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

與任城王湝書

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延宗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啓于湝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延宗為周武帝所執尋與後主並賜死

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

北齊書

清河王岳傳岳高祖從父弟初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並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按此本非

書尺牘亦載

范陽王紹義 文宣第三子

遺妃書

紹義為定州刺史周兵至戰敗奔突厥周人購而執之流于蜀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還紹義在蜀遺妃書竟死蜀中

蠻夷無信送吾於此 周書

南安王思好 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養以為弟

與并州諸貴書

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銜之武平五年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軍敗與行思投水死

主上少長深宫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宫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斷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于東門光弁擊鷹于西市駮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

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
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
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
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恙此懷無致疑惑北齊書無辜北史作

製無罪無辜
作並非有辜

北齊文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齊文紀卷三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北齊文紀卷二

明 梅鼎祚 編

高乾

字乾邕渤海蓨人歷徐州剌史賜死

致裴諏之書

諏之字士正沛王大司馬記室入周為大行臺倉曹郎中

乾為司空致書諏之復書不受署

相屈為戶曹參軍書 北齊

郭秀

范陽涿郡人為高祖行臺右丞

致楊愔書

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見誅愔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仍勸其逃亡愔變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又東入田横島神武知愔存

齊書慰喻除太原公開府司馬

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書北齊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歴拜太保滄州刺史

啓世宗

常為洛州刺史啓世宗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

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巳北洛州

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餽惟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北齊書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任膠州刺史

遺張普惠書

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疏陳不可尋復密表太后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以上博議其

事名普惠與相問答令依前詔於是辭還初普惠被召馳驛騮馬來甚迅速佇令催去諸子憂怖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弼遺之書普惠美之每為口實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議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驚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魏書　淵北史作深　秉作執當面折庭諍作當庭面諍

與邢邵書

弼嘗與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大略邵以為人死則神滅不復還生弼謂神不係於形孰云俱滅去此託彼生生具在其後又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裒何貴于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 北齊書

檄梁文

梁武帝太清元年為魏孝靜帝武定五年魏司徒侯景反初降西魏帝寶炬請師復背歸梁武帝署景河南大將軍乃遣兄子貞陽侯淵明等通徐州為景聲援齊文襄遣行臺慕容紹宗率衆討之紹宗檄梁境內因大破梁軍擒淵明等景叛渡江陷臺城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鑒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禄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鬬之場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政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

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内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尭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絕谷鈎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僭擅一隅號令自已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巳築黄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

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為多誑惑愚淺大言以驚俗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摇唇鼓舌俟當朝之顧指遨在位之餘論遂汙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人言稱兵指闕傾朝鵂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内恣雕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逼𨠭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

亡矢刃之下夭折露霧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絶
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羣
小縱極貪惏剥割蒼生肌肉略盡刳剔黔首骨髓俱罄
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惵惵周餘救死無地至
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
謬治清淨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倒景垂珠銜
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户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壤運石
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不自揆遏

桐栢之流翻為巳害子亡齊之肩忽為戎首書契迄兹罕聞其事至于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於兹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隧之哀神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慼天壤之慘蹟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耻之舉於是睿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歷受圖天臨日鏡道隨之

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懐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
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遡川陸光華亭徼相望
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
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為人君
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
凡賤身名淪蔽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愛爾朱小
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
在羣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

陷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慚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趨利改圖速如覆手投首麾下甘為僕隸獻武王側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叅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鏃銜以制之既闚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盖惟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褊有積憍愎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搆翻為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

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脱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冦逆寳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説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大夫幸

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
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
敗有恒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
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
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
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
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裂匹馬
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

極繼絶之義保衞出于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禮如歸蠕蠕境斜界黄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曾氷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沍寒方猛正氊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彊兵歳舉傾河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刧㥄黒獺北備西擬内

營心腹救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
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
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實炬河陰之北黑獺邙山之走
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懐進趣斯則一
勞永逸天賛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
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
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騖之
日遂位此三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

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摧揚度其衆叛親離
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
矣固揚聲赴功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掐厭虐之民舉
長淮以為斷仍鴟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
飄之禍我乘其斃且偽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之心老
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重
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
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慷兵凶戰

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兹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蔺池蒲梢之駬嚧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贓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乗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衎虐網蚩蚩兵權在外恃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凶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佷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令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立事去危就

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逋僞信納叛亡違卜愎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披甲蝍蛆舉尾正恐旌鼓一接芝雚俱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

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 魏收撰魏書島夷蕭衍傳文苑英華資治通鑑所載列後

同前 資治通鑑云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北齊書杜弼傳云梁遣貞陽侯淵明攻彭城魏以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臺左丞遂破淵明于寒山 按此正紹宗使弼為檄也然魏書之文與此僅小合而大異豈魏收潤益之耶藝文類聚作魏收非通鑑節文藝文猶略今從文苑英華所載為全魏書在前此故次列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

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于兩階執玉帛于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泝川陸同光亭徼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

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于人間遂乾沒于世上嗚呼于爾朱之門鎮守于晋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

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孌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闕朧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一日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恿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

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灾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
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令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
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
霍勲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禄作民舟檝為國棟梁
内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麾日則車懸
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胸中運天下於掌内
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

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隣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主信納叛亡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連營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

鋒刃暫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搊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食鉤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

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奸謀復將作矣然則摧堅强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于身踵麤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

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
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
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
為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
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改换朝章變易官品
雖勢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
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

清淨内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履霜有漸堅氷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虚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獘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為岸上之虎當作

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將使錦帆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宫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鐵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斯盖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懐有如皎

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宇宙藝文作帝王此道二句作此道所行孰云能易疑貳通鑑作猜貳賊臣作偽相躬擐作親尋追兵作徵兵捨信作捨舟連營擁衆英華作徵兵聚衆猶子藝文作從子縲紲英華作纍纍似登鑑作位班既南風不競作令見南風不競政喪作政荒動衆鑑作動俗恃浮躁作險躁難起作釁起請英華作伺相持藝文作相挽英華作相危蹂踐作蹈踐杞梓藝文作椅梓 英華藝文句字誤者已經改正

宋景業廣宗人天保初封長城縣子

上言齊文宣景業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作相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時武定八年三月也

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北史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仕魏廣平王從事中郎兼中書舍人入齊歷齊州刺史

齊王九錫冊文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封高洋為齊王加九錫殊禮因禪位魏收傳云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別館令撰禪代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

於戲敬聽朕命夫唯天為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歷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為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為再造經營庶士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

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絶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令
申後命其敬虗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
雨旁流下識廉耻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
之功也仍攝天臺總𢑚戎律筴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
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
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
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慷文曜武
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淮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

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絶南疆摇蕩邊垂亟為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欵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烏逝倏來忽往既飲醇

醪附同膠漆氊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
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甲禮
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
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扙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
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
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旣運百木兼呈九
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捜揚莞庫衣冠
獲序禮云樂云銷沈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寛刑大信外

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勲加以
表光明之盛德宣賛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
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緫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
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
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
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
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
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

遠人率俾奔走委貴是用錫王朱户以居王求賢選衆
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
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
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
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
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
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
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册保弼皇家

用終爾休德對揚我皇祖之休命朕言疑有脫誤

魏禪齊詔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祖宗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于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翦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

業無得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内晏
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兹大
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
威同夏日坦至心于萬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師師
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
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
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
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

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爰立之厚延宗社之筭靜言大運欣于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豈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冊文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勲馭世沈璧屬於重華握歴持衡擁璇所以

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于正光之末奸孽秉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

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
文招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旟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
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
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當有之
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圖牒潜蘊千祀彰
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
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遂巡靜言媿之坐
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

不容于北面況于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旻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命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屬于有誤千祀有誤

上魏書十志啓

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五年三月奏上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請終業十一月與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左主客郎中高孝幹前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復奏十志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
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
峻删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
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
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
咸乖實録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
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
神奉天屈已顧盼百皇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

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為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褊心末識輒在于此是以晚始撰録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叙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于傳末併前例目合一

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墮深

氷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

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母懷文

與李德林書　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令使隨事條列辛為留懐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李德林復書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中書侍郎歷周入隋終湖州刺史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横議惟應閣筆賛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録謹以寫呈

重遺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貶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

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李德林重答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

歸便是夏朝之盜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閩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

攡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巳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曾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

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

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

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

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

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

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刋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

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

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

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並隋書隋秘書監王劭撰齊志李德林更創紀傳廣劭志為二十七卷開皇初續增為三十七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復演為五十卷今所傳北齊書是也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荊州刺史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為行本忠實身基既言斯立罄禮窮詩器則清賞

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顧言朝市忘懐淡薄比契沈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篪合韻琴瑟俱調丹墀踵武清道齊鑣跡淪閒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湓矣不追長違世務詠彼徒在音儀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圓首含氣呈形咸總之于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銜甲之祕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為宅四海為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之方托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為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偽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淦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

紀及兹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
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誠
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為髙止戈
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欵未勞征
伐而庸夫為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徙語聞利無
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為賊曾莫自揆嘉文
浮功甘于茍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
豎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

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禨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驅馳指蹤投緤鷹免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虞置之不爭之地處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卒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刼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

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
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以委身賊虜逼脅居民
翻蕩城池乂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寵
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
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虀粉之禍時不暇浹翻然易
慮還相掩襲事劇仇讎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
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爲痛
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其蔪戮之誅安其

烹斬之痛放麑食子有以可親觀臧窮否恥其並主獸
心人面華裔同雝歸家懼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臍之釁
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左右茍有君子義
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
浮芥之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
馬髙盖載嚴為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卒我
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後之衆蟻攢蚋集侵竊邊鄙恤
恚分災本不要于遠僻違衆悖禮盖神明之所誅皇帝

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懐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禔福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總至迴眸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為功于一時示武于千載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扺熊舉輪之士翹關扛鼎之卒被組横

矛執殳挺劍龍駒並躍驥子千羣沸聒天壤蒸欝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野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釁鼓楚兵吳甲積若山丘青雀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

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懐土一日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鬼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于徐泗景為凶數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令知東南滌蕩睢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釁迹景實為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父兄

之宄愚小猜驚將輿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傖楚扇合無賴内自封植外絶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惡陵乘疾專擅縱横下則鴟峙淮肥覬覦叛涣老疾姦回不虚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烈火罄酒漿于漏卮非乘景虚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

背德于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慊且我重傷心
尾大不掉魚脫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
欲求肝膽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為迷者遂去
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壺首囊頭叉手械足返國姦于
司敗歸侵地于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
禮苟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
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
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

渡深山將恐削壤甲名雖頓𩒹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懐景怵悖狗子攪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雛何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雪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為文宣帝西伐書

三國典略云齊主在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立為書齊主于先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没水終不縱赦北齊書云收立為詔

書宣示遠近是歲周文
帝殂則天保七年也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海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
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汎
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
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聞其奸計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
渙總勒熊羆星流風捲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
咸使聞知

太子冬會議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又議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

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收西面為定

邢子才議

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令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嚮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

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
嗣子絶旁親嗣子冠於阼冡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
太子絶馳道此皆禮同于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
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
同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嚮
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
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須避
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

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

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賔南面貴于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于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令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賔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令不約三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為允

魏收議

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于西林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于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别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懐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宫位在于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居北城于宫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宫為本又按東宫舊事太子

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别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杜氏通典

枕中篇敉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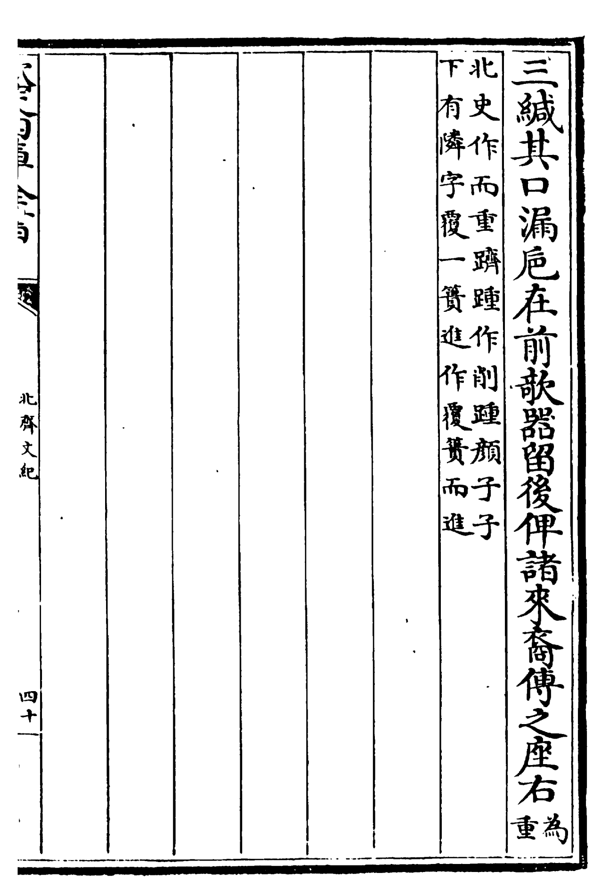
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藏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肯乎而上征茍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葢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

至然則上智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于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狴獄詎非足力不

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力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无悔无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

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
不密墻有伏冦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
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庭幽奪其鬼明夭其
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
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
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
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
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

進及于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



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為重

北史作而重躋踵作削踵顏子子下有儕字覆一簣進作覆簣而進

北齊文紀卷二